

清末厦门大血案

陈(杞)总未提

〔初稿〕

甲寅年

陈(把)总杀媳

人 物

-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陈(把)总 | 人称陈总，名承昌，厦门官船外委把总代哨官。 |
| 邀 娟 | 陈总之妻，40岁。 |
| 李启明 | 陈总帐房，约30多岁。 |
| 陈天来 | 陈总养子，18岁。 |
| 阿 兰 | 陈总侍婢，14岁。 |
| 仇仙鹤 | 王家寡妇，王不拴的嫂嫂，40多岁。 |
| 王不拴 | 陈总的“新媳妇”，18岁。 |
| 猪母嫂 | 媒婆，50多岁。 |
| 邱光华 | 厦门十八堡民团总董，50多岁。 |
| 柳海防 | 名经孙，厦防厅同知，陈总义兄，50多岁。 |
| 董知县 | 同安县知县，50多岁。 |
| 刘道台 | 名庆勋，厦门分巡道员，陈总义父，约70岁。 |
| 恁 箱 | 陈总的亲兵(穿号衣) |
| 坎 随 | 陈总的亲随。 |
| 忤作、四军士、四衙役。 | |

场 次

第一	场	阴谋	3
第二	场	说亲	13
第三	场	婚变	25
第四	场	触奸	34
第五	场	喋血	38
第六	场	哭奠	43
第七	场	闯道	48
第八	场	辨疑	51
第九	场	会审	54

时 代

清末，1909年末至1910年初。

地 点

原门厅，当时属同安县辖。

第一场 陰 謀

时：旧历十二月廿五“尾銜”日。

地：陈总家内厅。

人：邀娟、李启明、阿兰、陈总、卷箱、坎随。

（布开，内厅，案桌之上祀福祿寿三星，两旁对联：“乘风破浪，任他波涛万顷；得赏升官，看我富贵十年”。横幅“指日高陞”。

（邀娟上，阿兰随上。

邀娟：（唱）风送岁月急如箭，
到了尾銜近春天。
船去一月无消息，
心头忐忑问归期。
想伊在台湾乐无比，
阮这块深闺也过意。

陈承昌啊！

你就若永远不回来，
我邀娟也套为你病相思。

（李启明笑上。

李启明：哈哈！刁皮啊刁皮，你这个卷团婆！

邀娟：启明，你怎样？

李启明：天爵仔要去书塾，强叫我着给伊“骑马郎”才要去。

（天爵喊：“阿兰，阿兰！”

邀娟：阿兰，天爵仔叫你，你去看一下。

阿兰：是！（下）

邀娟：都是你这“契爸”太承受伊。合该！

李启明：合该？我被伊变弄甲无心无情……，这几暗，在上房醒我无你，就走来帐房内恰有缠脚块手！

（阿兰上。）

邀 娟：阿兰，天爵仔叫你乜代（事）？

阿 兰：他说着一百国（文）给伊买爆仔，才要去上学。

邀 娟：又要买炮仔，讨债！

李启明：好々！（摸出钱）拿去给伊，叫伊紧去！

阿 兰：是！（下）

李启明：讨债？相欠债。

邀 娟：相欠债？

李启明：是我欠债……

邀 娟：是你讨债！

李启明：

（同时）是你！是你！是你！

邀 娟

李启明：煞！我说，者——

（念）陈总承昌护船出海，

启明为伊经商发财。

我还着替伊顾厝内！

你说应该不应该？

邀 娟：嘿々！

（念）什么应该不应该？

是他提拔你才可做好代（事）

你我都有一本账目在心内。

全望你着为阮母子来安排。

李启明：按呢说，你是真心？

邀 娟：真々々！

李启明：实意？

邀娟：实々々！

李启明：既是真心实意，我就有一思量。

邀娟：什么思量，你说内！

李启明：好！邀娟啊！

（唱）不管陈总在倪倅山做倪倅代（事）

邀娟：（唱）不管陈总此去押船煞沉海。

启明：

邀娟：（唱）有这块心通无人知。

到许时相邀相随走天涯。

（阿兰急上。）

阿兰：总爷娘，总爷回来了！

邀娟：

李启明：（都慌了）啊！来了！？

李启明：说曹操，来曹操！

邀娟：嗤！你李囤，且让路。（使眼色叫启明下去）

李启明：唉！（下）

（陈总上，苍箱手提鹿货随上。）

陈总：（吟）奔波涉险冒风浪，

回转家门心花放。

邀……总爷娘！

邀娟：总爷回来了！

陈总：回来了！

邀娟：今日尾衙，好容易才回来！

陈总：我这趟去要一个，那不归心如箭。林大人团年尾这趟船最重要，一定要我亲自押船，偏在澎湖沟又遇过风，多延了几日。邀娟，劳你久等了！

邀娟：你也会记得今日是尾衙，我看你是在倪倅山遇着姪姪（女）

鬼，不是在澎湖沟过乌水……

陈总：啊？你……（对志箱）志箱，礼物放下，你也回家一下再来！

志箱：是！总爷、总爷娘请！（下）

邀娟：（接过礼物）鹿皮、鹿筋、……还有……

陈总：还有麝香、鹿茸……这是林大人寄来送与咱义父刘道台的，其余是我带来的。

邀娟：林大人真好！

陈总：真好！这趟船来回至少也共伊赚……

邀娟：多少？

陈总：二万！

邀娟：那林大人对你就有大々の酬劳了？

陈总：私载无说，袖成从丰，唉！人说“行船走马三分命”。我年将半百，不耐海上风波，也想要在家享福了！

邀娟：在家享福？

陈总：是！享福！这次林大人还修书总督，保举我升官！——那不日就是千总了！

邀娟：又是发财，又是升官，真是福祿俱全。

陈总：福祿俱全？升官、发财，起大厝。邀娟，有大厝下落为何停工？

邀娟：你去以后，就有人“挡伤”！

陈总：什么人？

邀娟：咱厦门十八堡民团总董，大名鼎鼎的邱七舍，邱光华先生。

陈总：邱光华？邱光华的厝份有元靠近，而且他早就被走马路，那他为什么“挡伤”？

邀娟：为什么要“挡伤”？你是行伍出身，青云直上，指日高

陞；伊世爵封荫，十载寒窗至今还是总董头衔的白身人，哪会不怨姑？

陈 总：怨姑？伊啥道理阻挡我起厝？

邀 娟：伊说咱下落佔着大路公地！

陈 总：公地？咱也有份！

邀 娟：咱有份，伊也有份，人人有份，咱要起厝，别人也要起，伊就出头“挡伤”，告官！

陈 总：告？“靠好象摇橹”。——伊告的落？

邀 娟：厦防厅！

陈 总：柳海防是我义兄！

邀 娟：同安县！

陈 总：新署理知县非正任！

邀 娟：分巡道！

陈 总：道台是我义父，

邀 娟：按察使！

陈 总：是我义父同年！

邀 娟：闽浙总督！

陈 总：许总督是林大人好友！

邀 娟：一月之中层层告，

陈 总：任伊再告也奏行，

邀 娟：是告奏行，

陈 总：那为何停工？

邀 娟：邱光华为首出面“挡伤”，附近百姓就纷纷出来叫骂，搬石头，无法开工。道台密偷，先行停工，待将此地充作官地，再来官卖给咱！这样，邱光华再文告也无法了！

陈 总：哎呀！难得义父如此周全，你那无早说？

邀 娟：即时说也未迟！总爷，出正大厝起好，那就真正福禄俱

全了！

陈 总：大厝起好，还未全，我还欠一项。

邀 娟：欠一项？欠什么？

陈 总：财福是有了，欠“艳福”！

邀 娟：象我怎样？你还差满足！

陈 总：哈哈，满足！满足！但自古福祿义人，三妻四妾。我虽不敏，也不能一世单打一。这事你在假不知！

邀 娟：哼！啥人知你的事。

陈 总：只有林大人知我的事，伊才要送我一个——活宝。

邀 娟：活——宝？

陈 总：将伊一个爱姘要送我做细姨！

邀 娟：啥？你有答应无？

陈 总：无恰你商量，我那敢答应？

邀 娟：着。我也在共你打算，只是台湾的不可捏（要）！林大人的情慢者领，我是整你乌龟成做。

陈 总：你也在共我打算，真是我的好贤妻！

邀 娟：好贤妻？既是会体贴你，只怕你无那样的胆量！

陈 总：胆量？

邀 娟：是啊！莫非你不知水师提督曾下令禁止属员纳妾的礼谕？

陈 总：礼谕归礼谕，但武员纳妾仍不乏人，只要无人告发，武员中多少人都在享福！

邀 娟：告发，谁可去告发？只是你还着提防议论，邱总董最爱捧这种代志（事情），王都司就被他害一个煞降职，你总着较斟酌咧！

陈 总：嗯！要紧还是家庭内面，只要你我夫妻相体贴，人说“家和万事成”。外面啥人都不整伊，这次代志（事情）全靠你这好贤妻！

邀 娟：好贤妻？只要你对阮母子较有良心咧（些）就好！

陈 总：良心？哈々々……啊！启明呢？

邀 娟：他在账房算账，还不知你来。

陈 总：叫他来一下。

邀 娟：（向内）启明仙啊，总爷来了！

（李启明内：“来了！”——上）

李启明：嘿々！总爷回来了，顺风！发财！

陈 总：启明，咱的账结未？

李启明：承发、昌盛都算过，今年利头比往年较好！

邀 娟：比往年较好，启明仙的功劳不小！

陈 总：启明仙为我出力，我决奉亏待伊。

李启明：谢总爷照顾！

陈 总：启明，风顺号这趟船另外算，噢，那些债钱收得怎样？

李启明：今日又叫坎随去我各帐户催讨，等一会就来。

陈 总：好！邀娟，我带来的林大人给我的节礼，你差人去送。

邀 娟：差谁去？

陈 总：这……叫天来去怎样？

邀 娟：什么天来？

陈 总：就是糞扫。旧年拾来养，是天送来，才呼做天来！

邀 娟：天送来不天送来，叫那个大寿去领败。一半日启明仙才自己去一下。

李启明：是！

邀 娟：阿兰！收去房内。

阿 兰：是！（接礼物下）

陈 总：天来——糞扫近来怎样？

邀 娟：还是那个死坎。不乖不恁，颠々悻々，叫伊去讨账，总是空手倒；叫伊去顾店，走去缴间（赌场）拔牌宝。

陈 总：唉！都是你未生育，才将伊拎来养。无想伊不肖，雕塑来，愈大愈不成材。人说得着：好团好退退（玩乐）——

邀 娟：多团不如无！趁早给伊去，免给我苦气！

陈 总：嗯！是着给伊去，但既然是大团，着先娶媳妇！

邀 娟：娶媳妇！——哼！

陈 总：是我要娶媳妇，不是共伊娶么。

邀 娟：也要共伊娶，也要给伊去！——你不知在说啥？

陈 总：无啥不着。我娶了媳妇，就给天来“过番”！

邀 娟：还要给伊去做番客？

陈 总：共伊送去“德记行”……

邀 娟：“德记猪仔行”——卖番？

陈 总：正是，将伊卖番！这是一举两得，这项到时，启明才去办！

李启明：一定办好。

邀 娟：办好你打算……

陈 总：我打算娶一个乖巧伶俐，偈力古意的好厝人团儿，来当媳妇。

邀 娟：啥？你要拿好花来插牛屎？

陈 总：若是好花，不免插牛屎，到时——

邀 娟：到时？

陈 总：咱才自己抹！

邀 娟：你是——

陈 总：明力天来娶媳妇。

邀 娟：暗中饲块豆腐母。

陈 总：只要晚景得欢娱。

邀 娟：叫子让妻作细笔。

（坎随带账簿上。）

坎 随：（唸）年终讨账四处赶，
两手空空多发落。

总爷回来了！

陈 总：坎随，债收怎样？

坎 随：总爷啊！

（唸）我奉命收账下街坊，
日暗走甲天要光。
都说今年歹趁食，
典衣当裤卖眠床。
那几家，大债户，
更加凄惨令人心酸！

陈 总：免啰嗦！那几家？先说谢天赐。

坎 随：谢天赐！

（唸）久年旧账还套起，
父女相继投井丧残生。

陈 总：黄春树？

坎 随：（唸）面到安溪去饮番薯汤。

陈 总：清流婶？

坎 随：（唸）跳海不知身尸流去那一方！

陈 总：哼！那个欠债最多的王金陵寡妇仇仙鹤呢？

坎 随：（唸）寡妇孤儿姑嫂一家三日无二顿。

陈 总：怎样？是穷。只要人还在，“为母广都榨甲有油”。

坎 随：总爷，仇仙鹤不认账。伊说伊丈夫生前无欠你。

李启明：无欠？有账有目，惊伊不认账。

坎 随：就若认账，也无可还。仇仙鹤是穷，只差无死无走！

陈 总：管伊死也好，走也可，“走了尼姑庙还在”。无钱也看人！

坎 随：人？鸡母带鸡仔！

陈 总：嗯？

坎 随：一个老嫗𢆏带一个死嫗仔，值得几文？

李启明：伊还有一个小姑……

陈 总：小姑？

坎 随：王不狂！

邀 娟：七月在城隍庙共个老母“脱蒜”，你敢无看见？

陈 总：唔，我险忘记，就是那个？啧啧！无想仇仙鹤还有一个这坎的小姑！

邀 娟：正是乖巧伶俐，低力古意。又是“五叶仔种”，生得真标致，你也会中意？

陈 总：什么中意不中意，我要将伊娶来抵！做媳妇！

邀 娟：做媳妇？嘿，管你做“蟋蟀”还是做“金龟”。

陈 总：嘿，总无你……

邀 娟：哼！我，若无我点头，看你有赖无！（下）

陈 总：啥？你？启明，你去好𢆏共伊劝一下。

李启明：嗯！算数！算数！（下）

陈 总：坎随，王家一笔债谁是保人？

坎 随：猪母嫂！

陈 总：猪母嫂既是保人，又交做媒人！坎随。

坎 随：（走近）总爷！

陈 总：你去找猪母嫂……（附耳）如此，如此！

坎 随：（点头）好，只！（下）

（邀娟上。）

陈 总：好贤妻！你——

邀 娟：（刮脸羞地）嘻，羞阿羞，老不修

陈 总：（扶她的肩膀）哎邀娟，咱看相照顾！

邀 娟：相照顾，不可相吃醋！

陈 总：相照顾——

陈 总：不可相吃醋！

邀 娟

—— 布 下

第二场 说 亲

时：紧接上场。

地：青墓口仇仙鹤家

人：猪母嫂、邱光华、仇仙鹤、王不拴。

（二布外，猪母嫂上。）

猪母嫂：（念）猪母嫂两猪母嫂，

厦门中我算一宝。

论我做人人人都阿谰，

生理头路逐项无差错，

老公的种猪生理好，

我猪母猪仔饲甲一大括，

做媒人，满地邀，

这边说伊水，许边说伊好。

亲成我就共伊做

三人五目长脚短，无我我媒婆。

财主放重利，

我做保人也是为个好。

偏盖翻，利加利伊才自己讨。

(坎随上。

坎 随：(接念)别人讨啊自己讨，
都着来我猪母嫂。

猪母嫂：唔！

(念) 我估叫啥人“郑天讨”，
原来都是你坎随哥。
坎随哥，我看你讨账满街趁，
哪有闲工夫来我我啰嗦？

坎 随：(念) 猪母嫂，你听伊好，
随啊无事不来拜三宝。
总爷差我来找你老嫂。
一项大事要托你去发落。

猪母嫂：(念) 总爷有啥事，
紧说莫再“啰”。

坎 随：(念) 王金陵欠债你做保，
叫你去找仇仙鹤。

猪母嫂：(念) 仇仙鹤，见面目浑决决哥，
青菱口，你也走甲脚皮薄。
孤儿寡妇，破厝又要倒，
一家饥饥失顿锅灶无火焯。

厝内一文也煞无，
哪有钱可给你讨。
我这保人真正难(难)
总爷要讨伊才自己去理落。

坎 随：(念) 提起仇仙鹤，
你就啰嗦一大套。
佃厝事情总爷都清楚。

无钱还债厝内有活宝——

猪母嫂：你说啥？——活宝！

坎 随：（唸） 个小姑娘不投生水人缘好，
十八岁嬷姘仔“识嫁”等人来讨。
城隍廟脫蘇总爷一见大阿婆，
要娶做媳妇伏侍个公婆，
伊若答应旧债就当做无。
媒婆咀舌利似刀，
你去说亲有好消息着煞来回报。

猪母嫂：（唸）好々々！说行就去找机仙鹤。

坎 随：慢者！

猪母嫂：何事？

坎 随：（交耳语）如此，如此！

猪母嫂：哎啊！

（唸） 老牛食嫩草不惊乞人噪，
只惊人揪牛鼻会哭甲象破锣！

坎 随：哎！

（唸） 只要你说亲说得好，
别项免你去啰嗦。

猪母嫂：唔，着々々！

（唸） 我着一迫二骗三发落，
叫个姑嫂落圈套，
媒人若说实话就趁食无，
是个八字命何必我烦恼。
只要两边都说好——

二 人：（唸） 管伊别日抄盘食煎来！ㄟㄟ （分下）

（邱光华上。）

(念) 连日奔波访贫民，
身怀商户一片情。
邱光华——
出身簪缨旧世第，
却忧国忧民愤朝廷。
世爵封荫如敝屣，
还我白衣一书生。
十八堡民团推为总董，
敢与官家恶，偏与吾民亲。
只因年时不景气，
凋敝民生。
出面募集义赈款，
雪中送炭济民命。
户户赤贫须走遍，
我今还着再前行。(下)

(布开。王家祖厝大厅，阴暗残破，内房传出男孩微弱呻吟，仇仙鹤正在煎药。

仇仙鹤：(唱) 寒风冻薄衣，
冷雨侵冰肌。
粥锅断烟，
药炉正熄。
寡妇孤儿形影相吊。
老嫂少姑相扶持。
团儿得病套了药，
多亏阮小姑不枉奔走料理。
伊去伶药末面返，